

“进校园热”的“冷”思考

刘佳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特别提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迅速升温的传统艺术“进校园热”令人鼓舞,但在“热”的同时,我们不妨保持一份冷静的思考。

什么样的传统艺术 适合进校园

在浩如烟海的传统艺术面前,学生是热切而茫然的,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确实是中国的,但不一定都能代表中国,对文化产品进行甄别,筛选出那些有资格进入大学课堂的内容,是文化教学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希望学生看到的传统艺术是美好的、健康的、积极的,就不能仅凭热情,把所有文化产品一股脑灌输给它们,而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那些能代表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容。

有些传统艺术形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一代代艺术家手中经过锤炼,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美学风格和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应该充分加以展示介绍,而有些艺术形式,可能也很传统,却因先天局限而无法在形式、内容和品格上完全摆脱粗糙、粗鄙、粗俗,让学生接触这样的艺术形式就要格外小心,否则很容易让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误解,违背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初衷。即使同属一个艺术门类,选择哪种艺术产品进校园也要有所取舍。就拿最热火朝天的戏曲进校园来说,新编剧目进校园正在成为一项非常时尚的活动,这有利于扩大对新创剧目

的宣传力度,也有助于实现以新戏吸引新人、陶冶新人的效果。笔者曾参与新编京剧《秋青》走进南开大学活动,一出彰显大局意识、团队精神,充满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编武戏,经过主创人员深入浅出的阐释,瞬间与年轻的心灵一拍即合,使学生们在艺术审美过程中接受了一次潜移默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然而,众多新剧目毕竟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一出新戏是否可以进校园,不应只关注它是否在呈现方式上求新,而应看它能否把符合时代精神的正能量传递给年轻观众。

“进”校园还是“在”校园

文化艺术熏陶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再声势浩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毕竟是有限的。与其让进校园活动成为浮光掠影,不如建立健全大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发挥大学本身的资源优势,通过教师培训、课程建设等方式促使其成为日常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传统文化的火种在大学校园生生不息。如果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能密切结合、相辅相成,以课堂教学确保文化传播的系统性、准确性,以课外活动延伸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文化传播将获得更广泛的参与性和更强的互动性。

从2014年开始,笔者先后参与组织了多场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活动,以学生为主体,邀请社会各界群众参与,如今“盛世雅韵中华情”“青春国粹喜相逢”已成为新的校园文化品牌。我们发现,课堂上的铺垫越充分,针对性越强,活动的效果就越好。活动之前学生对相关艺术形式的基本规律已有所了解,现场效果热烈而融洽,不像某些毫无铺垫的进校园演出总面临冷场的尴尬。此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艺术水平无法和专业演员相比,但他们走上舞台却意义非

凡,学生们会因此感到,原来这些传统艺术离自己并不遥远,连老师们都愿意为此勤学苦练,说明这些艺术值得深入了解和钻研。他们对传统艺术的认同感越强,就越容易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意识,并主动结合切身感受去影响其他人。此外,学校应向社会敞开大门,将有吸引力的传统文化课堂向市民开放,以此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带动全社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展示”还是“阐释”

大学生有着突出的分辨能力和思考能力,不满足于仅仅参与欣赏和体验,而希望能够真正了解、理解,进而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如果我们把传播目标定得过低,仅仅以讲过多少次、演过多少场为评价传播效果的标准,而不深入分析究竟传播了多少文化,忽略了中国文化内涵的渗透与影响,就必然与学生希望了解深层次文化现象的心理期待不相符合。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能仅满足于展示戏曲服装、手工艺品等直观易懂的文化

符号,而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开发富含情感与文化内蕴的符号,传播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其实,每一种文化成果都来自于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创造过程,都反映着华夏儿女的智慧与汗水,我们在展示这些成果的时候,完全可以与之相关的人文精神进行阐释。换句话说,当饮食文化、书法绘画不但是“舌尖上的中国”“指尖上的中国”,而成了“心尖上的中国”时,一定能唤起更多共鸣。我们不能满足学生只拥有表面功夫,而要让他们具备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解读和阐释的能力,这样才能避免知识面的狭窄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帮助他们成长为优秀的文化传播者。

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相当一部分青年学子却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过了与传统文化的相识相知。如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被提高到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我们理应抓住这前所未有的机遇,让“进校园”这项并不新鲜的活动成为青年学子心中时出新意、怡悦性情的新举措。



新编京剧《秋青》走进南开大学活动现场 李妮摄

“一戏两看”《桃花扇》

李小菊

近日,江苏省昆剧院的“一戏两看”《桃花扇》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演。所谓“一戏两看”,是指该剧全本与选场两种方式演出,头天是全本,共九幕,以相对完整的戏剧结构讲述了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原著“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主旨;次日的选场是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五个折子戏。“一戏两看”是主办方的宣传语,对于昆曲人来说,全本和选场两种演出方式,意味着对同一剧目不同风格的理解与表达;对于观众来说,既可以全面领略《桃花扇》全剧的风貌,又可以细细品味昆曲艺术精细雅致的艺术魅力。

以《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为代表的明清传奇剧目自创作以来就以全本和折子戏两种方式演出、传播,然而传奇作品卷帙浩繁,全本演出机会非常少。到了当代,完全按照原本演出的传奇剧目更加少有,一个晚上演完的全本,都是保留故事情节主线和经典折子的删减本。上世纪末以来演出的全本昆曲经典剧目,以上海昆剧院的《牡丹亭》(有本和二本)、《长生殿》(四本)以及苏州昆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三本)为代表,这些全本演出都需要

三四个晚上。

全本昆曲的概念,与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深入人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理念由传承昆曲表演艺术延展至全本呈现明清昆曲剧本原貌,因此在世纪之交会出现这些经典传奇剧目的全本。然而,作为“明清四大传奇”之一的《桃花扇》却始终没有被重新全本演出过。尽管许多昆曲院团都排过《桃花扇》,但基本上还是对原著进行删减。江苏省昆剧院对《桃花扇》一向情有独钟,演出过很多版本,其中《1699·桃花扇》最具代表性。这次演出的全本和选场,就集中展示了该院几代昆曲人对该剧三十年不懈坚持取得的丰硕成果。

全本分《访翠》《却奁》《圈套》《辞院》《寄扇》《骂筵》《后访》《惊悟》《余韵》九幕,以侯方域秦淮访妓直接切入侯李二人的爱情故事,交织阮大铖的圈套、史可法的抵抗和南明王朝的覆灭,最终入道的侯方域与盼他报国的李香君隔着山寺之门擦肩而过,这是该剧异于原著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的地方,李香君能够却奁、骂筵,确实有红粉豪杰的眼光气度,剧作这样改编有其合理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剧

将孔尚任原著最后一出《余韵》里一套【哀江南】置于开场位置,以“舆图换稿”后南京凄凉破败的景象,表达强烈沉痛的亡国之恨,真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一下子就让观众融入国破家亡、悲怆凄切的情绪和意境之中。这套曲子由参加演出的演员轮流演唱,他们均已化好妆但未穿戴戏服,只穿着白色贴身水衣,表明他们即将登场的“戏中之人”身份。这样的安排不但别出心裁,突出了“桃花扇底寄兴亡”“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作品主旨,而且弥补了删减原著在内容与思想上的遗憾。这套【哀江南】同样出现在次日选场的演出中,但是不同的是在结尾部分,由这些演员同时也是“戏中之人”再次演唱,既与前一天开场演出相呼应,又是对两天演出的总结,更是对《桃花扇》主旨的再次强调,观众在观看两晚演出后再聆此曲,对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达到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选场包括《侦戏》《寄扇》《逢舟》《题画》《沉江》五个折子戏,时间上是按照原著顺序安排,在内容上与全本既有照应,又有补充,互通有无。全本以侯李爱情故事为主线,剧作这样改编有其合理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剧

本世纪初全国昆曲院团常演的折子戏只有百出左右,而新编剧目往往难以成为能够作为经典传承下来的新折子。昆曲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江苏省昆剧院对全国现存折子戏进行大摸底、大考古,提出要全面整理、传承该院243出传统折子戏,给青年演员举办个人专场,固定每周六在南京兰苑剧场演出,不但为青年演员成长提供机会,而且培养了大批铁杆昆曲迷,为昆曲的传承、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传承昆曲艺术基因的前提下,根据昆曲表演艺术程式身段创造规律“捏”出新折子,为昆曲折子戏基因库添砖加瓦。这次演出的选场,就是他们创造新折子成果的展示。

无论是全本还是选场,从表演上来说,都给人创新如旧、原汁原味的感觉,这正是江苏省昆剧院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和一贯坚持的舞台演出风格。1987年《题画》创作出来时,编剧张弘和石小梅不敢对外声称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只说是前辈传下来的戏,直到这出戏以“老戏”的名义被普遍认可,他们才道出实情。在舞台艺术上,除了一桌二椅和黑色幕布,舞台上没有其他任何道具,简洁干净、肃穆大气,回归了昆曲以及中国戏曲简约写意的舞台追求,这在商业演出和新创剧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这就使得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演员表演上,但也因此对演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主创人员这样的决定,也表现出他们对昆曲表演艺术本身的尊重和自信,用柯军的话说,就是“物质的越少,非物质的就越多”,使他们将更多的经费和精力专注于昆曲表演艺术,这才是戏曲艺术的本质与本体。

尽管“一戏两看”《桃花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本,但是剧中的每一个折子、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身段、每一支曲子,都是未来全本《桃花扇》有效高质的积累。以江苏省昆剧院对《桃花扇》的执着与情怀,以他们的艺术家们对昆曲“琢磨片玉”式精益求精的精神,假以时日,集腋成裘,相信全本《桃花扇》会像全本《牡丹亭》《长生殿》一样,成为当代昆曲经典精品剧目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潮音阁

某次去一家市级图书馆参观,数字化文化服务的“先进性”着实令人尴尬。当天正值周末,馆内电子阅览室除了管理员再无一人,鼠标键盘落满灰尘,而隔壁自修区倒是满满当当;该馆进门处安置的电子读报屏,除了活动预告再无其他内容可看;一位读者想从数字借阅机扫码下载电子书,却被告知要先交押金办理读者证方能下载……在凡事讲究效率的今天,有多少对新技术满怀热情的读者,因为上述人为设置的沟沟坎坎而索性放弃体验,没有人统计过,但数量肯定不少。

数字化文化服务的兴起,是民众的迫切愿望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互联网+”热潮下推动文化领域效能提升的抓手,但也应当看到,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推进“数字化+文化服务”的进程中,走入种种误区:有的一味强调将资源数字化,结果只是内容从“纸面”转入“硬盘”,利用率并没有提高;有的追求购置各种新设备,但配套技术不扎实,最后新设备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还有的尽管名号喊得时髦,但其技术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平均水平,最终所谓的创新只能沦为噱头。笔者认为,这种种误区的背后,反映的是对数字化文化服务的出发点认识不够全面。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提升文化服务效能是关键。推进“数字化+文化服务”,尤为需要避免的是重形式轻内容。长期以来,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有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些却没有实现相应价值,即在服务与民众之间产生了鸿沟。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是提升效能的关键尝试。它应是一座畅通无阻且常年免费的跨河大桥,尽可能拉近文化服务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而不应该是案几上的花瓶,只是看上去很美。因此,数字化对文化服务领域的介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距离问题,既要节约民众的时间成本,又要给他们提供更加丰富而多元的产品,同时还能让其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笔者认为做好文化服务

数字化服务莫沦为噱头

苏锐

数字化,首先要有大局理念,把文化服务放在整个社会事业的范围中比较,寻找优势与不足,彰显文化对民众的重要意义;其次要有融合意识,要将文化服务与其他领域的工作有机融合,特别是与时代前沿先进技术融合,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吸引力;第三要注重丰富服务内容,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之外,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结合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创作生产更多优质内容。

必须承认,目前我国文化领域有海量的资源,加之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数字化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文化服务数字化,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对文化资源有甄别性地加以使用,使之成为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生力军之一。

观点摘编

保持本剧种的美学特点

重视雅俗共赏的美学观念也启示我们要重视戏曲剧种的特点。剧种的特点直观上是由音乐唱腔和表演上的特点显现出来的,而其深层的特征是雅俗结合的程度。如前所说,昆曲是雅的,而地方戏中的秧歌、花鼓等剧种是俗的,他们都应该做雅俗共赏的努力,但又都必须保持剧种的特色。不能把昆曲的唱词写得与秧歌、花鼓一样浅俗;同样,也不能把秧歌、花鼓的唱词写得像昆曲那样典雅。昆曲、京剧的表演不能失去规范,而许多地方戏的表演又必须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昆

曲的巾生、官生表演要有书卷气(人们称赞俞振飞的表演有这种书卷气),川剧文小生的表演也强调要有书卷气;一些以粗犷见长的地方剧种中的同类人物也可学习、借鉴昆曲、川剧的表演,但不能变得与昆曲、川剧一样。一个时期,人们批评戏曲创作和演出有趋同化的现象,就是说一些小剧种都向大剧种看齐,失去了自己生动活泼的个性。所以,懂得并努力保持本剧种的美学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王安葵《中国戏曲美学范畴之雅俗论》,原载于《艺术百家》第154期

国产青春片的困境与出路

青春片虽然不同于一般的言情片,但是从市场需求而言,青春片需要发挥自身优势,要警惕类型错位,但完全可以吸取类型融合的优势。这几年虽常暴发青春片一举冲进年度前十的票房奇观,但实际上是被粉丝经济、资本跟风、怀旧风潮等外部因素左右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市场发展前景。如今的市场“退潮”,正是调整青春片创作结构、提高青春片整体质量的时机。

青春片作为新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一种电影类型,却经常面临口碑与票房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境地,不得不说是电影

市场的一大遗憾。因此,要提升青春片的口碑与品质,需要厘清视听叙事系统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差别,也要防止资本过热、粗制滥造的跟风弊端。讲好青春故事,需要加强类型融合,打造与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的大格局和大视野;讲好青春故事,也需要还原青春文化的内涵,展现新青年文化的独特品格,警惕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误区,在时代前沿和进步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摘自王素芳、曾庆江《论国产青春片的困境与出路》,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85期



《桃花扇》剧照 (石小梅工作室供图)